

政治思想系列

後現代

的政治知識

石之瑜 著



元照出版

後現代的政治知識



石之瑜 著

元照出版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現代的政治知識 / 石之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2002[民 91]
面 ; 公分
ISBN 957-2022-40-7(平裝)
1. 政治 - 論文, 講詞等
570.7 90022756

後現代的政治知識

2E01PA

2002 年 2 月 初版第 1 刷

作 者 石之瑜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18 號 5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320 元
訂閱專線 (02)2375-6688 轉 166 (02)2370-7890
訂閱傳真 (02)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Copy _____ lishing Co., Ltd.
登記 1531 號 ISBN 957-2022-40-7

徐 序

無法確認是敵是友

之瑜有一次打電話來，要我在他主持的一個研討會中給一個talk。我欣然同意，並提到拜讀他的大作，經常有一種「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需要花一番思量，才抓得住他的意思。我提議跟他做一個對談，討論他的思維方式。只可惜後來的研討會沒朝這個方向發展。現在承他厚愛，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看了他新書中的若干原稿，更意識到他在理念和思維方法上的追求和突破。

就臺灣當前的政治學者而言，之瑜大概是最敢於開創新議題的一位。他思緒充沛，筆健如飛，見解獨特，思路變化難測。就這個層面而言，之瑜彷彿是一位文本語意世界中的駭客，又彷彿是米羅那一類的畫家，憑一些點線和色調的變化，就可以玩出無窮的花樣。

然而之瑜不是一位普通的駭客或玩家，他是一位敢於玩「致命遊戲」的博奕者，甚至有他自己一套獨特的抉擇概念和理論，可以了無牽掛地進出於不同的價值體系之間。基於此，他敢於碰觸許多敏感的議題，直入核心，參與論戰，進行顛覆和再造的工作。故在他的詩集中，有李念祖贈他「不許雲遮目，筆刃敵萬夫；志士身發奮，書生血透書」的豪句。奇特的是，在當前臺灣壁壘分明的政壇和畛域分明的學界之中，之瑜卻很難被歸類，甚至無法確認他是「敵」是「友」的身份。而他也經常與敵為友，與友為敵，且不斷調整他自己的思維，故更難辨識他的理念和立場。

舉例來說，他很早介入女性主義的研究課題，並在臺大

開女性主義的課程。然而當他提到「儒家」和「父權」的結合有其歷史的因緣際會，並非必然，而「儒家」也有和「母權」結合的可能性。這一番說法引起參加女性主義運動同學的不滿，特別在課堂上演了一齣諷刺短劇給他看，指摘之瑜本人具有父權的心態。這一齣短劇卻又引發了班上另外一群學生的不滿，於是形成了同學之間的激烈辯論。之瑜的反應則是：「從這些不同的批評中，慢慢發覺問題在於，過去研究教學中對人性的根本看法，缺乏可以表達的適當語言。」

之瑜還提到，許多批評他和愛護他的人給他忠告，「要減少跳躍式的邏輯，」要在「政治學認可的範疇內」選擇研究課題，要「注意避免自外於臺灣主體意識，否則旁人無法得出相同的結論，便不能接受研究中所獲致的觀點。」他的朋友甚至以揶揄的方式指出，之瑜的研究角度「好像是躲在批判和懷舊之間的某處從事『欺敵』。」面對這些規勸和批評，之瑜承認：「近年所碰到的許多溝通上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要由隱諱的敘事風格來負責。」

看了之瑜所提的上述狀況，讓我意識到之瑜和他的論敵或朋友之間，缺乏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溝通網絡，而他自己也在不斷的摸索「適當的語言」和調整「敘事的風格」。這遂使我們的文壇鬥士，飄落到一個無重力狀態，不僅經常會失掉議題的主軸，還會失落整個爭辯的義理脈絡和共通臺詞，甚至連一個共同演出的舞臺似乎都不曾存在。擴大來看，臺灣當前的公共論壇領域也經常出現這種景象，人們不斷地呼籲共創社會的共識，卻又找不到共同接受的基本信念，更找不到共同崇敬的歷史典故。

現在之瑜以「後現代的政治知識」來為他的新書命名，似乎可以藉此來說明他追求新研究議題和新觀點的努力，也可以藉此來界定他自己的理念基礎。當我看到「後現代」一詞，

馬上連想到「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基本架構，若能在此架構中認真開拓，可以讓我們構築新的時光隧道，對歷史有嶄新的認識，也可以讓我們出入於多元和多層次的價值體系之間，如此才有真正多元的「論述」空間和詳盡「敘事」的可能。相對而言，我們過去長期停留在「從傳統到現代」的單行道中，在許多固定思考邏輯和判斷標準的限制之下，充其量只能做「傳統下的獨白」，展現了個人的才情和孤傲，卻無助於人際之間的真正的理解和溝通。

美國政治學界最近爆發的爭議正好給之瑜的新書一個重要的反襯。按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之後，理性抉擇學派逐漸成為美國政治學界的主流，強調數理邏輯的推演和統計模型的運用，並將非量化研究排斥在主流刊物之外。這終於引發了許多美國政治學者的集結反抗，以美國政治學會為對象，指摘理性抉擇學派唯我獨尊的「霸權」的行徑，要求「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並批評政治學界和整個學術大環境的脫節。美國政治學界演變出這樣的糾紛，實在非常諷刺。按美國政治學界一向提倡「多元民主政治」，理性抉擇學派尤其以憲政自由主義的傳承自居，現在卻成了批判理論語彙中的「霸權」。考其原委，還是因為長期停滯在「傳統／現代」的單一框架，無法順利過度到「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多元脈絡。奉勸美國政治學界同道，應該細讀石之瑜教授的《後現代的政治知識》。是為序。

徐振國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2001.12

凌 序

From Postcoloniality's Contrapuntal Condition

In his latest book, *Postmodern Political Knowledge*, Shih Chih-yu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that he is not only Taiwan's foremost political theorist but also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ostcolonial scholars committed to de-hegemonizing social science as a Western purview only. Shih does so by outrightly challenging 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treating politics as a science. Instead, Shih urges us to see the art in politics. By this, he means linking the "macro" with the "micro," the "inside" with the "outside," the "psychological" with the "structural," the "ethical" with the "political," the "masculine" with the "feminine," the "East" with the "West." In traversing these "levels of analysis," considered inviolable in conven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Shih boldly produces a rich, multi-varied analysis that addresses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any postcolonial society: "Who am I?" Not content to impose one answer or identity (as attempted by many in both right- and left-wing movements), Shih seeks instead to theorize *from* postcoloniality's distinctively contrapuntal cond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theorizing is not limited to those societies that have experienced form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 theory bears a greater import. Globe-straddling production, finance, trade, and technology und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oday have intensified and exposed the demands of postcolonial fluidity, fragmentation, and diasporic sensibilities *that already exist* in former colonial cores. Ruling elites with their own economic interests at stake can no longer seek refuge in older, imperialistic assignments of one, "true" identity.

They, along with all Othe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sovereign borders (whether territorial, cultural, or psychological), must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its melange capacity. And Shih Chih-yu helps us to do so.

凌煥銘 Lily H.M. Ling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2001.12

袁 序

一念之間轉換人的機緣

之瑜教授的新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一書標示了一個新思維的吶喊，也宣示了一種新文化運動的來臨，是那麼澎湃、那麼聳動、那麼淒愴！本書標幟了作者體系化思想的結晶，也滲露出「吾道一以貫之」的執著。

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主要創見，以一語而道之，即是所謂「情境導向」的詮釋：綜凡政治行動者一念之間轉換思維的機緣是處於並存、互動和變動的關係中，而非科學實存論所標榜的因果邏輯論。藉此，之瑜企圖顛覆科學主義一元化的本體論，從而提出了流動主體性的說法，一舉充沛了傳統學說對政治行動者行為的詮釋空間。

在破除了西方為主體的迷思外，之瑜亦孜孜不懈地倡議儒家與後現代主義的對話，進行了前所未有將儒家文化和後現代批判理論與詮釋學派的大融合。準此，之瑜勾畫出一種新的理論視野，標榜了一種新的人文精神風貌，亦展現了最有意識結構性思維的企圖。

之瑜的《後現代的政治知識》一書是本跨越時空的精品，適合老師與同學們一起來研讀！

袁 易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01.12

黃 序

偶然身爲局外人

不知道這已經是之瑜的第幾本學術著作了，總是在四十之上。在香港機場，曾有不識之瑜的接機者拿著他的履歷，想像他是一位上了年紀、髮蒼齒搖的學者，沒想到迎面走來的竟然是一位身著短褲T恤的年輕人。也無怪有學界長者，在恭喜他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時說：「這麼年輕就拿了這個獎」。之瑜的著作堆砌起來絕對超過他的身長，而得過的學術獎項也不計其數，但他的外表看起來卻永遠不老。

如此得天獨厚，爲何他卻依然懷抱「孤臣孽子」之心，耕讀不輟，甘冒眾不諱，言人所不敢言，直搗政界學界霸權之要害？無他，赤子之心與做爲知識分子之勇氣與堅持！

處於新世紀的開端，彷彿處處充滿了希望。然而這個號稱全球化、後現代的世界，依然宰制處處，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遠的不說，就拿身處的臺灣而言，民主化的進程，並未根植寬容的族群論述與實踐，也沒有解放性別與性傾向的宰制關係，更沒有化解臺灣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島上人的挫折，因爲無力解決問題，多半訴諸肢體及語言暴力，如人身攻擊，如找尋代罪羔羊。原本可以做爲國家與社會緩衝區的知識社群，卻早已銷聲匿跡。有因知識權力的緊密結合，有因處亂世的明哲保身，有因自身能力的不足，原本該是眾聲喧嘩的美麗之島，卻成了各種二元對立論述的大本營，甚至有走向一言堂的趨勢。

這也是之瑜在這本《後現代的政治知識》中所要揭露的現象與危機，無論是在臺灣的政治實踐上，或是在政治學領域

之研究中，之瑜追求的是揭穿各種霸權論述之真相，還給弱勢與被宰制者一個發聲的機會，終結各種暴力對人性的戕害與對人類尊嚴的蔑視。

他以豐厚的學養，高度的創意，大膽指出政治學領域深受科學主義宰制之害，說明政治學做為一種藝術所能帶來的包容與解放；又戳穿國家中心主義論述之牢不可破及其荼毒後果，提供一種在國家與民族之外的想像；並重新檢視儒家學說來建構將人當人看的學術研究基礎，以做為學術本土化回應學術全球化之對策；更以流動的認同論述來試圖治療各自的創傷與化解兩岸的僵局。忠言常是逆耳，這一本書的出版，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但誠如之瑜所說旨在結盟，與所有持開放心靈，抗拒暴力霸權者的溝通與對話。

之瑜雖然不算是完全的局外人（因為他也得到學術成就的認肯），但當他的論述內容愈來愈鋒利，解構能力愈來愈強時，他也愈來愈成為臺灣主流論述圈的局外人。偶然身為局外人的結果，可能使其頭腦更為清醒，成為終身的局外人。

黃競涓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2001.12

江 序

有幾分蘇格拉底的味道

之瑜兄即將出版《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希望我寫幾句話為序。但是由於我只翻閱了部分書稿，不宜討論本書內容，因此打算換個方式談談我對之瑜兄學術工作的認識。

在國內從事政治理論研究的學者中，之瑜兄向以三大特色著稱。首先，之瑜兄的理論興趣極為廣博，不只精通政治心理學與兩岸關係，而且涉足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民主憲政、文化研究、國家認同、大陸少數民族研究等課題。其關注焦點之廣泛，不是一般政治學者所可比擬。其次，之瑜兄著述數量之多與出版速度之快，國內政治學界大概也無人可望其項背。據我初淺的瞭解，之瑜兄自回國任教至今，大約已出版四十幾本專著。其他學術刊物文章、會議論文、報章評論、座談紀要等等更是不勝枚舉。之瑜兄下筆如神的功力，常令人稱羨不已。第三，之瑜兄討論問題的方式向以「奇特」著稱。每每我們理所當然認為某件事應該如何如何進行推理，之瑜兄總是會以逆向思考的方式給大家當頭棒喝。因此無論是閱讀他的作品，或是聆聽他的分析，常常都是師生們的一大挑戰。我想就這個特色來講，之瑜兄倒是有幾分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味道。他總是先使別人陷入迷惑，在迷惑之中，我們才會開始認真找尋答案。

過去一年多裡，之瑜兄邀請了不少人文社會學者到臺大社科院進行對話，其話題經常與各種意識形態的爭辯、以及研究方法的反省有關。筆者雖因出國進修未能躬逢其盛，但在偶爾幾次的參與中，總能感受到之瑜兄的熱誠，以及他在跨學科

對話上所做出的種種努力與貢獻。因此，筆者願意藉此機會表達我的敬意，並期待國內人文社會學界之中，能有更多人樂於跨出自己的專業領域，共同開拓一個自由討論的天地。

江宜樺 敬筆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2001.12

前言（兼自序）

巍峨皇殿淪為斷垣殘壁

對習慣於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人來說，如果看到有人主張從國家的角度以外來研究政治學，既不把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也不把參與國家體制視為政治分析的天然對象，難免會認為這是離經叛道的事。的確，今天生活在實際生活中的人們，已經很難想像國家以外到底是什麼。不過，到底這種難以想像的困境，是因為國家之外果真不能有歷史呢？還是因為人們缺乏論述上的機制，來表達國家體制所不關心的情感傾向呢？本書就是試圖在西方政治學主流所規定的研究議程之外，試圖找尋已經被封閉了的情感能力。

由於情感能力在政治學領域中的退化，使得與國家體制所相互附屬的暴力現象，在政治學家的議程上，變成一個冷冰冰的課題。其實，當代政治學家的科學哲學立場單調而封閉，正是國家暴力的主要正當性基礎。想要對暴力現象從事反思，就不得不涉及知識哲學的問題。書中的思考路徑受到當代後殖民主義對西方學術霸權的批判所帶動，與後現代主義重建政治責任的努力相銜接，也蘊藏了對儒家文化無私倫理的懷舊。寫作的另一個動機，則是記錄為了抗拒當代自由主義與普世主義霸權的靜滯與凝固，以及因應民族主義的氾濫喧囂，所從而萌發的自我治療。

本書分為六大編，書中在第一編首先揭舉的立場是，政治學不應當是科學。在分析人類社會或任何構成科學體系的本體時，科學主義者總是否定可以有多種不同存在的形式雜陳並列，這個單調的哲學立場造成政治科學在知識論上的限制，形成對本體論層次中「異己」的暴力，這也是歷史實踐裡各種政

治暴力的合理化基礎。即使已經有所謂的建構主義者，開始對本體層次的暴力加以消解，但政治學中的建構主義者仍執著於所謂的客觀性。中文政治學文獻裡對建構主義的研究方起步，應當特別謹慎免於掉回科學主義的框架中。故本書的第一章明確地主張，應該將政治學當成是一種藝術，鼓勵研究者超越本體論，找尋並呈現異己存在的各種可能形式，如此才能為當代日趨暴力的政治實踐，找出合乎人性的倫理責任所在。然而，這種人性是科學主義者在追求普世性時所要封鎖的，但卻是追求創造性的藝術家所要開創的。

這時，本書主張重新將儒家文化帶入政治學研究，這既可以間接引入尊重異己的後現代主義，又可以確認儒家文化體系的不可取代性與流動性，當然同時也否定了儒家文化的絕對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與社會科學所從出的現代化價值之間，是某種並存、互動、變動的關係，而非邏輯一致且又融合的關係。本書相信，如果能以儒家文化的行為規範為起點，重新詮釋行為的發生動機，那麼對當前社會科學一意封鎖多元意義雜陳的作風，將形成有力的挑戰。通過這一點的挑戰，本書的第二章希望用偶然主義來說明行為意義具有不可決定性；用後現代論述來解構任一意義系統的封閉性；也用儒家文化來說明，對儒家批判解構的後現代論述，其實有助於凸顯儒家行為規範的不可消弭，與儒家價值作為一種意義系統的正當性。

第二編將近代中國對現代性回應的分析，放到相對較為宏觀的層次。第三章先借用詮釋與論述分析的角度討論西方文獻中的東方主義，看東方主義在中國研究中的表現形式，再討論來自中國的以「反身東方主義」觀點為回應的立場，以及外交政策論述中反身東方主義對國家目的所產生的影響。本章將探討中國政治人物如何論述外交政策，並以周恩來作為一個例

子，本章最後將嘗試對北京在新世紀的外交政策做出不同於以往的詮釋。在清末民初，帶有濃郁西方價值與經驗的主權論述傳到中國，但在中國，這個西式的主權是作為抗拒西方的工具，故主權概念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扮演著令人困惑的角色，但中國人咸承認西方所描繪的落後中國，也接受西方國家所界定的發展目標。但在心理上，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充其量是一個要抗拒列強的「反國家」。

第四章指出，當代民族主義存在的前提，在於人們已經先接受民族是客觀存在的才有可能，而民族被認為是客觀存在的源頭，在於民族成為國家改造或防範的對象。作為改造對象的民族稱為國內的少數民族；作為防範對象的民族則屬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元素。社會科學對民族的研究，建構了民族的客觀性。社會科學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研究，建構了國家的客觀性。在社會科學研究裡，隱藏著民族應該歸由國家管轄，國家應由民族組成的兩個立場。中國作為客觀存在的國家與客觀存在的民族，是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研究中國的前提，也是中國民族主義發生的論述基礎。但是，臺灣問題揭示了國家與民族的不可定義性，臺灣國家性質的流動，使得作為國家與作為民族的中國失去客觀性。不過，由於社會科學家繼續將臺灣當成客觀存在的國家來研究，反而使得中國大陸的民族與國家客觀存在的前提，免於受到挑戰。在國家與民族客觀存在論述動搖之前，臺灣問題是無解的，而社會科學正成為其中重要的阻礙。

第三編針對政治學的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之爭做出檢討，並以中國的政治發展情境作為論述的脈絡。本書認為當前關於中國民主化的種種預設，是對中國民主化進行研究後的知識產物，不存在於知識體系之外或之前。但對這個研究議程既有一些駁斥，則因為掉進了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對比，也

成爲一種具有封閉傾向的知識霸權。第五章提出一個「鑿開」的知識論，認爲民主的意義，在於突破文化霸權。所謂民主知識，就是發掘成形中的文化霸權，並保留所有在論述上將霸權鑿開的可能性。故民主者，是將研究對象當作爲知識的來源，並在論述上爲他們開創各種潛在意義的空間，即使是過分解讀也不妨，因爲愈寬廣的意義空間與愈複雜的可能形式，愈能防止霸權的壟斷，厥爲民主知識。民主知識不是實驗得來的，而是在地演化的；不以公共領域的壟斷性爲前提，而要突破壟斷性；不是研究者發現前就已存在的，而是實際的人實踐出來的；不是亙古不變的，而是隨時流動沒有固定形式的；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要透過層層詮釋辯證的。

基於此，一個相對主義者的主張就會是，儒家或社會主義本身就有充分的規範可以批判政治壓迫，而且能夠提出解決之道。但相對主義仍然將遭遇兩方面的挑戰，第一，如果對政治壓迫的抵抗果真存在儒家的傳統之中，那麼起碼「反壓迫」仍然是種普世價值，則某種形式的普遍主義便在本體論的層次上獲得肯定了？第二，什麼人可以決定誰應該包含在這個被宣告存在的當地文化適用範圍內？誰又不應該被包括在內？本書第六章認爲普通主義是特定的相對歷史脈絡的產物，而相對主義之中則隱藏了一種普遍主義的邏輯。簡言之，這個二元對立是錯誤的，因爲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都不是事實，也都非關乎道德，更都不是人類的天性。個人的存在必須經由責任感的培養來獲得肯認。只有在個人可以知道除了自身所處的價值體系之外，尙有其他正當的選項，這種責任感才是有意義的。所謂權利，就是持續不斷地變動、混和、揭露與創造各種位置與認同的可能性，厥爲一種不受特定本體論拘束的權利。也許政治壓迫真的是錯誤，這並不是因爲它違反了個人主義式的人權概念或儒家思維裡的仁的概念，而是因爲它否定了所有形式的存